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

资政参阅专刊 第 109 期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2025 年 11 月 7 日

编者按：盛世修志，传承文明。村志作为方志文化的重要支脉，是记录乡土中国变迁最鲜活的载体，是乡土文化的根脉所在，是传承农耕文明、留住乡愁记忆的重要方式。2004 年 10 月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考察衢州白沙村时，翻阅《白沙村志》并嘱托“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”。《白沙村志》自 1981 年起，由老会计毛兆丰在烟盒纸上起步编纂，四十余年间四修村志，持续构建村庄变迁“编年史”，不仅记录了从深山村落到移民新村、从脱贫路到共富经的山乡巨变，更体现出基层群众自觉存史、护史、续史的文化自觉。白沙村以四修村志的实践，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、延续乡土文脉提供了生动样本。2015 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（2015—2020 年）》，将中国乡镇志、名村志文化工程列为中国重要任务。2022 年，国家《“十四五”文化发展规划》明确提出支持编修村史、村志，开展村情教育。根据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及相关要求，经省政府同意，2021 年起我省分步开展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志编纂工作。为把这项赓续乡土中国文脉、记录新时代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生的巨变、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大文化工程抓好，现将 11 月 5 日新华

社发布的《四十余载 四修村志——村庄“编年史”见证山乡巨变》一文刊载于后，供学习参阅。

四十余载 四修村志——村庄“编年史”见证山乡巨变

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魏董华 冯 源

一沓烟盒纸，能写下多少往事？一座小村庄，能承载几多春秋？地处浙西山区的衢州白沙村，从1981年一位老会计在烟盒纸上记录开始，四十余载数修村志，持续为村庄变迁和乡土风俗建立“编年史”，记录下村庄沧桑、蝶变的岁月篇章。

2004年10月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考察衢州江山市白沙村。他在白沙村老会计毛兆丰家看到了1991年出版的《白沙村志》，很有兴趣地拿起来阅读，并鼓励他们“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”。

盛世修志，传承文明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“高度重视修史修志，让文物说话、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”。

小村志见证大历史。即将展开的全国第三轮修志工作，让更多像白沙村志一样的乡村史、志、谱被发掘、保护、传承，共同赓续着乡土中国的文脉与乡愁，见证着新时代的山乡巨变。

一部乡村“编年史”

在已故的毛兆丰家中，一沓沓泛黄的烟盒纸，静静诉说着一个村庄与时间的对话。

深藏在廿七都仙霞山脉中的白沙村，那时远不是丰饶富庶的大村庄，也没有闻名遐迩的风景名胜。两条山溪蜿蜒而过，没有修通公路前，这里全靠肩挑人扛、木排竹筏与外界来往。

1981 年开始，只有小学文化的村会计毛兆丰决定编纂《白沙村志》，白天忙村里的账目，晚上才能抽空整理村志资料。

给这样一个穷山村修志，毛兆丰的想法很朴素：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。

1982 年冬，浙江衢州的《江山报》上刊载了一则新闻，江山成立了县志办。毛兆丰看到后难掩兴奋，回屋拿出自己花了一年时间搜集整理的村民世系、历年经济收入等“村志”——竟是一摞烟盒纸。

这些看似废品的纸片上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的钢笔字。为了省下纸钱，用过的香烟盒就成了毛兆丰最好的书写材料。

“那时候，我岳父常常坐在煤油灯下，把抽完的香烟盒拆开、抚平，然后在反面一字一句地写下村里的历史。”白沙村党支部书记郑日福回忆道。

当时的白沙村尚未搬迁，距离县城有 70 多公里。1983 年初，毛兆丰来到县志办查阅资料，结识了县志办方志专家毛东武。毛

东武鼓励他继续修村志。从此，农民收集材料，专家当主编，分工协作，开始共同修志。

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毛兆丰在烟盒纸上写下：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陈瑞兰偕祖母由江山乡上岗（长台）迁居廿七都大源举川（白沙）。

这是白沙村最早定居的人家。为了这句话，他找遍村里老人访谈，翻阅一本本家谱，甚至跑到墓地里，看墓碑上的生卒年月。为准确记录地名、了解居住历史，他时常跋山涉水，徒步走几十公里走访调查，几个月时间就穿坏了7双解放鞋。

这一写，就是十年，其间几易其稿。最终，《白沙村志》的文字稿在1990年完成了。对这个人均年收入仅400元的穷村，村志要出版，经费哪里来？毛兆丰就挨家挨户募捐。十几元、几十元……村民们省吃俭用凑出来了这笔钱。

1991年6月，我国最早公开出版的村志之一——《白沙村志》面世。全书13.8万字，记录了白沙村从明洪武年间至1989年底600多年的风雨变迁。这部用烟盒纸“拼凑”而成、最终出版的村志，被国家档案馆收藏，在中国村志编纂史上留下属于白沙村的一笔。

此后的三十多年里，白沙村又三次启动修志。2006年，毛兆丰和毛东武再次联手，启动第二部《白沙村志》编纂，全书达90余万字；2016年，白沙村成为浙江省唯一的中国首批名村志编纂试点村，启动第三部村志编纂；2022年10月，第四部村志编纂工作启动，目前已完成样书。

“从深山村落到移民新村，从脱贫路到共富经，历经四修的村志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村庄‘编年史’。”郑日福说，“修志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走过的路，走好今后的路。”

纪事本末有乾坤

村志，是白沙村的“大事记”，更是山乡巨变的见证者。

“2002年2月11日除夕夜至初三，白沙村206户村民在故土度过最后一个春节。”村志中这样记载。那一年的春节，村民们记忆犹新，他们在祖辈居住的老屋里贴春联、放鞭炮，与这片养育了世代先人的土地作别。

因为水库建设需要，他们搬离故土。村志详细记录了村民们“移得出、安得下、富得起”的全过程。

“2002年11月2日，江山市人民政府批准，占地120亩的凤林镇盛山初具规模的新村庄被命名为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”。从深山到平原，从竹篱茅舍到整齐的黄色小洋楼，这场变迁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，更是一个村庄命运的彻底转变。

村民丁增和是这场变迁的亲历者。搬迁之前，他是深山里的一个篾匠，“每天赚6元钱，收入也不稳定”。

下山后，他先在城郊工厂打工，后来借着村里发展木材加工园的契机，掏出全部积蓄办起了木材加工厂。“在家门口当老板，年收入增加到十几万元。”丁增和说。

这是一部记录翔实、有温度的村民发展史。

翻阅村志，几组数字记录着发展足迹：1989年，人均年收入仅400元；2002年，白沙村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；到2023年，白沙村人均年收入已超4万元，村集体收入达115万元，主导产业木材加工实现产值4亿元，为全村提供一千多个就业岗位。

村志里写着人居环境的发展变化：从最早的草窝棚到旧时候的砖墙瓦屋，再到如今的村居洋楼；从1949年人均居住面积11平方米到如今人均居住面积近90平方米……

村志也记录着文化的温度。每一次的文化礼堂建设、全村福拍摄、乡贤事迹表彰等文化活动，村志里都一一记载。每年春节，村里组织全村福拍摄，上千村民齐聚在一起，用镜头定格笑容。

“村志对我们来说，绝对不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。”村民吴钻根说，远嫁的妹妹几次嘱咐他帮忙购买村志，“里面一个个不断飙升的数字，一个个亲切熟悉的名字，都让我们感动”。

29岁的吴鹏程是土生土长的白沙村人，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杭州的高薪工作，选择回到白沙。“我的根在白沙，回家让我踏实。”他说，村里各种文体活动也多，生活丰富多彩，获得感、幸福感不比在大城市差。

乡土中国寄汗青

“村志，是以某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为记述范围的志书。村志虽小，却‘五脏俱全’。”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汤

敏认为，村志在留住中华民族根脉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《浙江通志》副总纂颜越虎认为，村志是对“三农”问题的深入社会调查与个案研究，更是地域文化建设的综合性工程。从存史到资政再到育人，村志的功能在新时代不断拓展。

在城镇化加速的今天，乡村志编纂更显紧迫。

“手持一卷，乡人阅后会泛起眷眷乡恋之情，外人观之会生一顾之念。”一位修志人这样写道。

村志，不仅记录历史，更参与塑造未来。在乡土中国与现代化交汇的今天，村志这一文化工程，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

在镇里担任调解员的吴祥水，曾经是白沙村的村干部。他说，村志里记载的那些互助互帮的故事，延续了村里的传统，成为平淡生活中的亮点。“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得最多，对村志里的故事也最有感触。”

“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、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。”颜越虎说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，必须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点的优秀传统文化。

如今的白沙村拥有 6000 平方米文体广场、1300 平方米体育馆，篮球场、网球场、游泳池等一应俱全。2006 年以来，白沙村新春农民运动会年年举办，热闹非凡。

“除了群众体育，我们村的排舞队、村歌赛在十里八乡也很有

名。”郑日福说，他们还请专家把村志中记载的茶灯戏曲谱进行恢复，使传统茶灯表演得以传承。

如今，白沙村正积极探索用“方志+乡村旅游”“方志+民俗节庆”等形式，拓展志书成果转化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。

凡尘亦有壮歌，蜉蝣可书鸿志。小村志也是大历史的一部分。正是纸页间记载的日常琐事与平凡乡亲，才让时代的宏大叙事變得更加有血有肉、感人至深。

报：省委书记，省政府省长，省政协主席，省委常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省政府副省长，省政协副主席。
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。

送：省委办公厅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。
各市（州）党委、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省直各部门，中央驻川机构。

发：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办公室（党史地方志研究室（研究中心）、地方志编纂中心），西华师范大学方志研究中心，四川省方志馆高校分馆。
